

2403

4

87

仁怀县文史资料



仁怀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北114/25

贵州省仁怀县政协
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仁怀县城的变迁及有关的几次农民起义

活动	周梦生 (1)
闲话蒋介石赶王家烈下台	周梦生 (27)
王姓地主五代压迫剥削农民调查记	罗次启 (30)
号军在仁怀	杨洪武 (36)
仁怀县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的组建概况	王明星 (42)
三青团在仁怀的组织活动	王明星 (48)
忆《仁锋》与《仁锋漫话》	王云樵 (55)
仁怀县佛教理事会和茅台功德念佛会	莫予勋 (59)
忆遵义大捷	邵寅章 徐文仲 (61)
红军四渡赤水第三次渡河时在仁怀境内活	
动情况	徐文仲 (79)
“中华起义反共救民军”覆灭	
记	程勤立 李良臣 杨华昌 (95)
银水水库修建经过	袁泽光 (109)
仁怀县的小学教育	陈启中 祁德铭 吕濯章 (121)
仁怀县的中学教育	赵明长 (132)
清末民国时期仁怀的私塾	吕濯章 (136)
仁怀县少数民族教育综述	赵明长 (143)

本刊已出各辑责任编辑：徐文仲

仁怀县城的变迁及有关的

几次农民起义活动

周 梦 生

仁怀县在亭子坝建城，始于清雍正十一年，至雍正十三年竣工，整整修了三年。它从公元一七五三年建成，迄公元一九五二年拆城，足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仁怀县解放，公元一九五〇年元月仁怀县人民政府诞生，次年开始拆除城垣，断断续续的拆了好几年，才把它拆光了。

据文献记载：当年建城，的确很不容易，从距城五华里的石厂去开山打石；十华里以外的石子坝去烧石灰，十五华里的石板坎沟去采伐木料。山路崎岖、不上就下，运输困难，动用了大量的民工，耗费了不少的钱财，这在当时来说确乎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这城它的质量在贵州省内在县一级的城堡中，都是很有名气的，它是仁怀县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血汗的结晶。

我家住县城南郊，已经五代人了，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前几年我就想用文字对这座古城二百一十七年的兴衰历史作一简介，让青少年们从中得到启发和教育。我以耄耋之年从

事写作，难度较大，兼以知识面不广，县里又缺乏资料，在未动笔之前，我注意搜罗，仅搜集得玉屏寺、马公祠的碑文各一。其它碑碣，在十年动乱中被毁掉了。我还走访了好几位老朋友，他们对地方上的掌故记得多，知识也比我丰富，对我有很大的启迪。

仁怀县始建于宋朝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县治在今赤水之复兴场，旋又废去。明万历庚子年（公元1609年）复设置县，县治仍在复兴场，后又把县治迁往“留元坝”（今赤水县城），另设行署于县内之生界坝宝峰寺（现仁怀冠英乡）。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仁怀县知事杜铨奏准，领帑一万五千八十两零在亭子坝筑城，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新城落成，一直到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曾迁县治于茅台镇。一九六六年又迁回亭子坝，总计共迁徙过五次。

仁怀县城，城周四百六十三丈，计二里三分，高一丈，厚五尺，枪眼九百个。在城垣上有将台一，炮台二，设四门：东叫朝阳门，西叫丰乐门，南叫文明门，北叫永安门，各城门都建有高大的城楼。据《遵义府志》等书籍记载：城垣曾几次扩建，在石墙上添砌五尺高的青砖，再在青砖上砌青条石垛口。扩建后的城墙，高度约两丈，四城楼还超过两丈以外，城中的衙门，文、武庙，义仓、街道以及其它建筑物，都是建城以后逐渐完善和增修的。现将清初至民国初年与仁怀有关的几次较大的军事活动叙述如下：

康熙十二年（公元一六七三年），三藩之乱起，三月尚可喜告老，要求以子之信嗣封广东，清廷令撤藩归辽东。七月，吴三桂，耿精忠请撤藩，以探朝旨，康熙与大臣明珠等决策许撤藩。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反。这场削藩斗争，时间

几年，战火弥漫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江西等省。康熙十七年（公元一六七八年），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年号昭武，八月吴三桂死。康熙二十年（公元一六八一年）九月，清将赵良栋于消灭四川吴军后，进至昆明，十月破城，三桂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结束。当时四川所辖遵义府属州、县亦遭兵燹之灾，山西提督周卜世疏报：“遵义贼兵肆乱，臣遣总兵官李师膺，游击张所元等率兵往剿，真安州（今正安）伪知州金仕俊、仁怀县伪知县吴逢圣相继投诚”。遂复真安州及仁怀、绥阳、桐梓三县。据史料记载：四川省辖遵义府属州县，卷入了吴三桂反削藩的斗争。战火熄灭后仁怀县城乡残破不堪，庐里为墟，哀鸿遍野，十室九空，民不聊生，其悲惨之状，非言可喻。

清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仁怀县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谢法真、穆继贤等在仁怀县属小溪里、小溪沟，习水县属温水区利用迷信造作天书，聚众起义，拥穆继贤为困山大王，嗣称川主，统驭众目抗拒清廷、星火燎原，势不可当。从清廷的一些历史文献的记载，也可略窥这次起来的端倪。如《清实录·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军机大臣等：本日据依里布奏：贵州仁怀县匪徒穆继贤等纠众滋事，据险抗拒，现在进攻未能得手，查核情形，非厚集兵力不能克期剪灭。已调提标及威宁、定广、永安、平远、长寨、毕赤等二千二百名分往协剿，并带同义安镇总兵阿精阿前往。现经该提督与司、道等分路进攻。该处四面皆山，形势险峻，山口路窄，人难连骑，又被该匪徒垒石树衡，将各路截断。我兵枪炮兼施，杀毙数十人，我兵亦阵亡外委一员，兵丁数名。贼巢墙垣高厚，并用大木架立栏衡，

蒙以牛皮，坚固异常。一时不能催破。道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谕：本日依里布等由四百里驰奏：“伊里布等拣调兵弁，亲往督剿，该逆等仍敢恃险负隅，突出迎敌，并于地道中暗放枪炮，伤我兵丁。余步云及藩司庆禄等添铁裹挡牌及土囊柴草一切火攻器具、统率兵弁、四面协攻，竭一昼夜之力，杀毙贼匪二百余人，并焚毁贼巢，烧毙压死之贼不计其数，坠墙投池及自行缢毙者亦不下二三百人。复经各员并分路扑攻，四处搜捕，合计杀获首伙各犯约千名。其逆首谢法真、穆断贤、袁明伦等均已就擒，地方业已肃清，”这次谢法真、穆断贤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反清武装斗争，从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止，时间不到一月。农民起义军高举义旗，大声疾呼，从者如流，清廷惊慌失措，各处调兵围剿，起义军英勇奋战，据险攻守，杀伤清兵不少，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桐梓县九坝人杨龙喜（又名杨凤）、遵义县芝麻坪人舒犬（业裁缝江湖小艺）仁怀厅人吴三省（平日卜挂算命为生）等，于咸丰四年正月，吴三省在桐梓九坝地方遇见杨龙喜，杨邀到他家中商议说：“有湖广人舒明达，自幼生有奇相，夜间睡牛棚，红光四射，定是真主”。当即叫吴替舒明达推算八字，吴算后说：舒明达八字极贵，必有九五之份等。杨龙喜又把自己的年庚叫吴推算，吴说他的八字是独虎占天门，自己定是大元帅的命，若肯保主起事，将来定有丞相位份。又为卦卜吉凶，吴说起事大吉利，杨龙喜便留吴在家，与舒犬等一起策谋聚众起义，他们率起义军于当年闰八月初六日攻占了桐梓县城，挟持了新任不久的知县陈泰阶，到娄山关放走。杨龙喜起义军占领

桐梓县城后，立国号名“江汉”。拥舒犬的第四子为主公，杨龙喜为开国大元帅，刻木为印，广方四寸。将桐梓县改名为“兴州”，九坝改名为“赛波府”，以曾联魁为知州事。起义军自称为黄兵，实际上是白莲教分支斋教的教军。旗帜上大书嗣明和江汉元年字样。张贴布告免征粮税三年，永远取缔蹂躏银，发布了《江汉皇帝诏》原文如下：

“奉天承命，明裔江汉皇帝诏曰：朕自大明，失基以来，伏居九世，今承天命，自忝薄德，不负天命，焉敢妄动，不顺人心，实为君之难矣。今观尔清，不思仁君大度，久想用夏变夷，卖官鬻爵，加赋征商，剥削民财，害民日甚，生灵以坐幽暗之中，无不号泣于昊天也。近日粤西以檄文相请，朕实不以为念，意欲与民并耕，恐恩未加乎黎庶，心与百姓同乐，虑德未及于寰区。斯时也，清满尤不痛改，复又严派军需，逼捐加赋，实为上之不仁，故为下之不忠，百姓人人切齿，黎庶个个寒心，朕安忍坐视而不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朕亲统蒸民，大兴仁德之师，问尔清满之罪。朕师到处，无犯秋毫，士农工商各居正业，必须安诸如常，切勿闻风惊触，自招流离之苦。然而朕非徒复先王旧业，实为苍生除暴。四乡土豪毋许乘势抢夺乡民，奸淫悖道，一经访闻，并其诛戮，决不姑贷，冀体朕好生之仁，自保尔家人赤子，不负朕心，为良为庶。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新立江汉元年八月十五日示。

杨龙喜统帅的黄兵，以“唐，狼，宝，字，训”五字为号。杨龙喜是唐子，陈小霸王是狼字，宝公是宝字，王三鲜巴是字字，杨金是训字，共计六万多人。杨龙喜封吴三省为护国军师，大小头目都听他的调遣。吴三省又遣杨金率领人

马去破仁怀县，吴三省与杨龙喜率主力军直逼遵义城下，力图攻取府衙。杨龙喜指挥起义军轮流攻打遵义府城，围攻两月未能得手。清援军赶到，把雷台山营盘烧毁，杨龙喜才率部转移。

杨金是杨李村杨李湾（现属仁怀县银水乡）人，杨金所率训字黄兵，先占领了温水汛（温水汛当时属仁怀县），先遣部队由邹神保、傅元勋等率领，驻扎仁怀窑坝，仁怀知县容保泰带练勇三百名，把总王明安带清兵五十名，武生朱映奎，曾占魁等出城堵击，行至唐村与黄兵遭遇，练勇与清兵被四面包围，伤亡大半，容保泰、王明安被俘处决，曾占魁等亦阵亡。黄兵乘胜占领县城，将仁怀县改名为“新开县”由杨金任县知事，杨总共占领县城一百二十五天，嗣后由川军会同仁怀团首雷昭然夺去县城，杨金突围血战，于麻柳场壮烈牺牲。

杨龙喜主力军围攻遵义府城，师老无功，而清廷各路沿军剧增，杨龙喜率部转移：经安底杨、三重堰，直到黔西州和大定府属白马山安家嗣。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杨龙喜在石阡府葛庄司牺牲。护国军师吴三省在永宁县文家岩山梁与清军打仗失利，退往河坝，又被各路清军赶到，三面包围，吴三省被俘解省，于咸丰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遇害，舒裁缝也于同年六月三日被捕遇害。这次农民起义时间虽只有十个月，杨龙喜等教军的领导人壮烈牺牲后，他们的部下仍在，继续战斗直至咸丰九年（公元一八五九年）才宣告结束。

这次农民起义，动摇了清廷的统治，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种种矛盾，兹录《清实录》的部份

资料于下，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这次农民起义。

咸丰四年的上谕摘要：“提督统辖全军，现当剿匪吃紧之际，若临事畏缩，何以使将士争先用命？况该抚等先后所谓调官兵为数不少，各省筹饷亦数逾钜万，若该提督一味退缩，糜饷老师，咎将谁执？”

咸丰五年的上谕摘要“贵州逆匪杨凤伏诛后，余匪窜至四川边界，复有逆党舒犬、舒祖新死党，仍图回窜”。

咸丰五年上谕摘要：“逆匪在贵州北境滋扰，蒋霨远带兵出省驻守扎佐，赵万春驰赴遵义，剿办均未得手，以致余匪窜进四川境者尚复不少。该巡抚提督有统辖全省之责。当该匪初起之时，既未能及时扑灭及带兵剿捕，又未能迅速藏功，致令蔓延，殊堪痛恨！蒋霨远着革职留任，赵万春着即革职，仍留军营以观后效。现四川提督万福已带兵由蜀赴黔，所有贵州官兵，统归万福统带”。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公元一八六一年），翼王石达开亲自率领所部太平军，沿湖南、广西、四川、贵州边界北上进入四川境内，想占涪州后再抢渡长江不成，旋进兵重庆方向寻找渡河点又不成。同治元年四月（公元一八六二年）太平军在涪州失利，由綦江一带南下，石达开部第一次进入贵州，活动在正安、桐梓一带，不久太平军又挥戈北上，进入南川，在南川与敌作战失利，第二次又南下入贵州，活动在仁怀、桐梓、绥阳一带。当时只在仁怀县属温水、寨坝一带活动，这里系四川綦江县交界的边区，距仁怀县城较远，其后太平军大举南向，到达遵义县境的板桥后分兵，一半趋鸭溪，一半留遵义。此时李复猷部进驻海龙坝。九月初四日，李福猷率部经遵义县松林、毛石坎、干溪入仁怀县属楠木

坝，仁怀县知县沈竣督兵守陴历七昼夜，李复猷无意攻城，绕由钟山下茅台村往黔西、毕节而去。当时太平军分兵三路向云南进发：北路经赤水去叙永，中路经黔西、大定毕节去镇雄；南路经黔西州攻城未下，过郎岱经安南直达沾益。据前辈们讲：翼王曾经过仁怀县城边下茅台，但迄今尚无确实可靠的资料证明翼王当时在李复猷军中。

同治二年春（公元一八六三年），李复猷部在川南、黔北一带策应翼王石达开渡过金沙江，传说翼王石达开也在李复猷军中，实际并非如此。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夏，四川布政使刘蓉在四川省清溪县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讲话可资佐证：“石逆此次入川，声势与去岁大不相同，其先遣中旗赖裕新为先锋，张翼王旗帜，出冤宁、渡峨江，攻邛州、逼成都，以诱我出兵堵截，复派其宰辅李复猷部骚扰川南、黔北一带，亦打出翼王旗号，以为疑兵，引诱我分兵阻击。然后自率主力乘间蹈隙，以巧计渡过金沙江，陷河西、出宁远，先锋已达冤宁，石逆用兵之狡，实为之历戎行者所少见”。这说明李复猷只是打出翼王的旗号，以为疑兵诱敌而已。

咸同年间贵州号军，是一支汉族为主的农民起义军队，它们承袭白莲教在四川、湖北起义时所用四种颜色头巾作标志，故有红、白、青、黄号之名。其初以宗教发动群众，称花灯教为白莲教，在贵州的分支。白莲教教义崇尚光明，以“明王出世”相号召来推翻清朝，所以“反清复明”就成了号军的政治纲领。

咸同年间，白莲教在贵州的教主是刘仪顺，所传教徒遍布红、白、青、黄各号，而刘仪顺直接掌握白号，节制红、

青、黄等号，凡教中人都称他是刘老祖祖。

咸丰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刘仪顺，何冠一等在思南县鹦鹉溪发动起义，以白色头巾作标志，故称白号。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至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年）为白号军蓬勃发展时期，先后以城头盖、荆竹园、偏刀水等处为根据地，筑寨设卡固守。建号“江汉”，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组织机构；既有大师父、二师父的宗教称谓；又有王、公、太师父等封号。立朱明月（贵州遵义人原名张保山）为秦王，通称朱王。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朱明月称帝，建号“嗣统”，不再用“江汉”年号，刘仪顺此时为军师，攻克府、厅、州、县城池十多座，有力地打击清朝封建主义的统治。

为了让读者对白号农民起义军于同治三年攻破仁怀的实况更加了解，兹将当时或稍后的一些碑文、实录抄录于下，以供参考，由于这些作者的立场所限，文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是错误甚致反动的，读时应予注意。

《重修玉屏寺序》云：“盖闻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故造物之生，亦必本其自来矣。如仁怀县西门外钟鼓山后玉屏寺始自乾隆初年，众善士创修大雄宝殿左右廊庑，装满神像，招尼僧为主持，境闻晨钟暮鼓之音，佛受灯火香花之供，果然四境清宁，万姓奠安。岂料盛衰有数，盈虚不时，于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号匪陷城，殃及山寺，烽火之余，片瓦寸木，灰烬无存。尼逃川省，直至五年，城恢复，始自归来，寻其故址，几不相识，猥蔓草荒烟之下，徒切伤心，栖颓垣碎瓦之间，城难奉佛。最可怜者，鹤归失巢，燕至亡垒；最可悲者，佛祖披蓑，大

士戴笠，目击神伤，于斯为甚，是以望空拜祷！对圣言誓，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凭一己之微忱，募众姓之慈悲，或助砖瓦，或助木石，或以金帛，或以谷米，集众腋以求裘，纳细流而成海，谨择吉于己巳年（公元一八六九年）二月初五日鸠工庀材，就址重修殿宇，装塑神像。伏愿十万善士，慷慨乐施，降甜霖于菩提，功同浩海；舍泉力于佛地，价重连城。倘荷源源而济，势必渐渐而成。佛彰感应，语坠天花，寺再重兴，终蒙善果，谨序。

光緒四年戊寅（公元一八七八年）岁秋月

上浣吉旦

《马公祠、马钧墓碑记》云：“马君讳钧字调甫，浙江会稽人，同治元年选仁怀县知县，二年隶任，值贼乱，悉力守御，待援不至，三年六月八日城陷，举家殉难，贼还，县民葬之南郊，宗亲无人，未得迁扶籍，十△年由阴何君铨官此为之碣，未及封而去，光緒七年庚辰以永宁知州调署于此，巡视城垣，见君荒塚，慨然久之，乃出资为之封，并购地置享堂，以垂诸远，诗曰：访之诸父老，艰烈绘当年，魂返关山月，寒鸦噪暮天”。

光緒九年孟春月湖南甯乡崔暕记

《重建马氏享堂记》云：“世之论人者，务从其口，犹自翊为公，如马君调甫之守仁怀，至阖门以殉，人多以用人未慎短之，夫用人未慎则闻之矣！然其时内无食宿，外无援兵，且仁怀城外，四山高耸，尤不易防守，即用人得当，亦未克保完城，兼闻其时，适五鼓大雨，而调甫率乡民壮抵御不及，遂至阖门殉难，以视先去，为民望者，相去岂天壤哉！光緒八年，庚辰承乏于此，出资为之埋墓，并建享堂，及十二

年复任于此，见亨堂倾而欲覆，更出二百四十金，重建亨堂，并置岁修之业，俾永久云”。

《穆宗实录》记载：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元一八六四年）又谕：骆秉章奏：“官军攻剿滇黔各匪获胜，并越境克服仁怀县城。恽世临奏：楚师肃清天柱各寨，及东西等防情形一折。黔滇与川省接壤，隘口分歧，寇踪时出没叙永间，骆秉章此次所派刘嶽昭等军剿败仁怀窜匪并越境攻克县城，实能不分畛域，调度有方，现在仁怀县城已有黔省兵练驻扎，刘嶽昭以遵义各属遍地皆贼，回顾边防，所有该处搜剿余匪，及遵义各属号匪，均须力筹扫荡”。

上述碑文和《穆宗实录》的记载，确证同治三年六月八日白号农民起义军在青号友军的配合下，攻克了仁怀县城，清将刘嶽昭虽夺回县城，只争得点、线，而绝大部份地区，仍在白、青号军的势力范围内。

咸丰八年至同治六年，在这十年中，是白号农民起义军的极盛时期。同治七年六月出现悲局，川军攻陷玉华山，又破岩门关。刘仪顺与右丞相秦崑崙间道出走，被叛徒出卖，为清军所捕，送到成都，英勇就义。不久朱明月亦为清军所害。

咸丰、同治年间李复猷统帅的太平军在贵州境内的红、黄、白号农民起义军和回、苗等民族农民起义军汇成一股反清斗争的革命洪流，一时革命的熊熊烈火，几乎燃遍全贵州，其声势之大，斗争之剧，时间之长，均胜往昔。它们与敌人浴血奋战达四年之久，在贵州近代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清光绪己亥年（公元一八九九年），仁怀县火石岗石滚

头（现属仁怀县三合区团结乡）农民陈玉川率众起义，凡当地及邻近地区受传教士及教徒压迫的农民都纷纷响应。陈玉川以灭洋教相号召，博得广大农民拥护，连平素以抢劫为生的张立堂、廖子香亦参加结盟。石滚头距县城只有九十华里。陈玉川以务农为生，他本人是哥老会大爷，县内石滚头附近的乡场以及与川南毗邻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受四川农民起义领袖余栋臣的影响很深，本人又迷信神鬼，这是促成他起义原因之一。据前辈们和陈玉川有交往的人告诉我，余栋臣在四川进行反教会斗争，公布的一些文告。由哥老会跑码头的兄弟们传送给他的，他看了后很受启发，因陈与余栋臣都同是受传教士和教民的压迫。陈玉川所处的时代，正是贵州的教会更加横行，教民犯法只要传教士一张名片，地方官便释放了事，教堂成了“独立王国”，传教士成了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在贵州的各次教案中，都是传教士及教民的“肆行无忌”引起的。但清政府一味投降媚外，结果都是以人民被压迫，有民族气节的地方官吏被革职和大量赔款而告结束。与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吏屈膝投降相反广大人民，不甘于受奴役、迫害、挺身而出，同传教士、教民作坚决斗争陈玉川就是其中之一。

清光绪己亥年（公元一八九九年），仁怀县七、八、九三个月淫雨成灾，斗米价格由六佰钱涨至二千余钱。一九五七年火石小学教师冯文成曾采访过陈玉川的兵部元帅马见三，那时马已八十四岁，当时马讲的起义经过大抵如次“……久雨不晴，以陈玉川为会首，向当地广大农民劝捐钱米，在灵山庙设坛祈祷（现在三合区团结乡幸福村）求神拜佛，求老天爷下雨，道场做了几天快要结束时，请会首陈玉

川亲自顶礼拜忏表示虔诚。突然间天空乌云翻滚，雷鸣闪电，会众面目失色，惊雷过后，在神案上拾得兵书一本，封面上有一人像，身体魁梧，手执宝剑，众人见了齐说：“这是陈大爷的化身，于是大家便推陈为首领，在庙上开山堂，宰香发誓，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召集人马起义”。农民起义由于时代的局限，总要带点神话迷信色彩，这是不足为怪的。

清光绪己亥年八月二十九日（公元一八九九年），陈玉川统率张立堂，廖子香各部人马进攻二郎坝天主堂并教民二十六家。同年九月十二陈玉川率部进仁怀县城，沿途无阻，长驱直入。仁怀县知县林赓尧，把总苏荣发及所有团练均闻风逃遁。在城中的内应刘宗安大开城门，迎接陈玉川的人马进城。陈当即叫人鸣锣周知：叫城中父老昆季，诸姑姊妹们勿惊惶，勿出走各安生业，只是把衙门内右边的“普济堂”捣毁，打开监狱，释放囚犯十二人。当日下午陈玉川带领队伍离开县城，对城中商店、住户秋毫无犯。官方所谓的“纠党谋逆、肆行焚掳”全系诬蔑不实之词。

陈玉川起义后，清政府飭贵州营务处张胜严负责剿办，并电四川督臣奎俊派兵协助，还派出了一支洋枪队。当时的地方官吏向清廷禀报这次起义的奏折中说：“十月初四日陈玉川回甯河沟场（现属仁怀三合区团结乡），该道员立率所部亲往搜剿，次日复派同知刘大琮督队抢登贼垒，始知贼已夜遁。各兵分路搜捕，拿获陈玉川及其子大禧、小禧及悍贼吴刚廷、王九和等数十名，十一月初五日押解来省，当经前抚臣督司道提犯讯明，当即恭请王命，将逆首陈玉川凌迟处死，余匪一并正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被清政

府的洋枪队所扑灭了。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正月，仁怀县境内又爆发了袁清芬，袁均芬弟兄，家住三岔（现属习水县良村区三岔乡），家道小康，他们平时喜练武，对弓马刀剑都较熟悉，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号召力，一般人都称袁清芬是“二神仙”。笔者于一九三九年在习水县政府工作时趁工作之便，曾到三岔去凭吊古战场。并在良村区大濠坝找到袁清芬的十大元帅之一的何××那时何已年过花甲，在清兵围剿中，他负过重伤，当时他和我讲：“袁清芬去邻近四川省合江县飞龙庙求神，拾得兵书和经书转来，在家里设坛讲经说法，招收信徒，没有多久，就收了几千人。凡弟子不分男女老幼，每天都要念下列符咒“三仙祖、显威武、威威武、威武武”据河讲：“二种仙”说的只要唸了，就可以避刀枪水火。

据官方的资料记载：袁清芬、袁均芬为首的农民武装起义，是以仇教为名，在三岔场“编立营棚，分扎要隘”。他们于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公元一九〇四年二月二十日），攻入温水场（仁怀县属温水经政厅的所在地），川黔一带“沿边伏莽纷纷起应，遵义一带人心惶惶”。清政府动员了贵州的驻防营及赵尔丰的川军，才把袁清芬为首的农民起来军镇压下去。据曾参加过这次镇压农民起义的练勇队长孟特珍告诉我：这次镇压活动非常残暴，四川军队用开花炮轰，被屠杀的男女老少（包括投河自尽的）以及婴儿达三千余人。一九八五年我再度过三岔时，又询问当地人和孟特珍先生当年对我说的完全相符。

黔北各县从民国初年至民国十二年这段时间，匪风猖獗，人民不得安居乐业，官府也无可奈何！仁怀县只有鲁